

书刊评介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完美结合

——《新经济社会学 ——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一书述评

杨雁斌 史乃新

中图分类号 C91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一门新兴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这就是新经济社会学。毋庸置疑,新经济社会学将经济学与社会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将其视角扩大到人们尚未顾及的认识区域,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专业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英国著名学者毛诺·奎伦(Mauro Guillen)等人编著的《新经济社会学 ——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Developments in an Emerging Field*, 2002,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ess)一书则是这门新兴学科的代表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新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新经济社会学 ——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是一部经典著作,它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的高度,对新经济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作了全方位的探讨,并得出了颇有见地的结论。这部著作一经问世,便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并受到了西方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新经济社会学 —— 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是一部论文集。全书共分4个部分、13个章节。4个部分的题目分别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争论与理论路向”;“社会网络与经济社会学”;“性别不平等与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经济社会学”。13个章节的题目分别是:经济社会学的复兴;经济社会

学的理论日程;“新市场社会学”的共识、分歧与机遇;内生的“野兽精神”;不确定性与风险的集体反应的社会学初探;进入文化;市场与厂商:通向经济社会学未来的解释;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关于性别与努力的谎言:社会科学对谁为钱而努力工作的叙述;就业歧视的反思与矫正;性别与高新技术公司的组织和建立过程;亲密交易;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全球化与社会运动:拉丁美洲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除此之外,全书还附有前言、撰稿人简介和英文索引。

依笔者之见,第一章“经济社会学的复兴”是全书的重点章节。其作者毛诺·奎伦、南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鲍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马歇尔·迈耶(Marshall Meyer)等人既是本章的作者,也是全书的编者。他们在这一章中论述了经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并指出了经济社会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路向。他们认为,经济社会学在数十年的相对沉寂之后,现在正在复兴。今天,学者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反映了该学科最初的旨趣:作为一门科学而产生的社会学,一开始就致力于从广泛的制度角度与丰富的文化角度来理解经济生活。社会学的奠基者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面

对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深刻的社会转型,探讨了经济与更大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他们分别从支配与权力、团结与不平等、组织与行动、意识形态与文化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商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尽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早期,在社会学领域中出现了对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但以经济社会学为名的这一学科本身则是在 80 年代中期才再次兴起的。经济社会学的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三篇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的影响。这三篇论文是哈里森·怀特关于市场社会学的论文(1981)、罗纳德·本特的论文“行动的结构理论试探”(1982)和格兰诺维特关于嵌入性与经济行动的论文(1992)。随着这些论文的发表,各种研究著述也接踵而至,其中包括鲍拉·英格兰与乔治·法卡斯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对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加里·汉密尔顿与毕加特关于市场、文化和权力的论述;泽利泽尔关于货币意义的著作;彼德·伊万斯的“自治嵌入:政府与产业转型”;玛丽·布林顿与倪志伟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对制度的研究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三篇论文虽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是都为经济社会学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经济社会学的此次复兴是建立在深刻的理论基础与有效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而 1994 年由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发起的、由斯梅尔塞与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组稿的《经济社会学手册》一书的出版,则巩固了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地位,促进了经济社会学的发展。

经济社会学的此次复兴及其研究问题的更新,也日益得到了人们的正式认可。1989 年,以促进经济社会学的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团体开始建立,它关注与社区相关的问题,而不是关注经济社会学本身。美国社会学学会在 2000 年通过并增设了经济社会学分部,而且在大众媒介中,经济社会学也日益得到人们的认可。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对研究生课程进行的年度评估,也将经济社会学列入了年度最佳课程排行榜。

在对经济社会学的众多研究领域作了大量论述之后,毛诺·奎伦、南德尔·科林斯、鲍拉·英格兰和马歇尔·迈耶等人认为,经济社会学的新方向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2)网络与社会资本;(3)信任;(4)努力与激励。

第二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是第二部分“社会网络与经济社会学”的重点章节,同时也是本书的重点章节。在这一章中,作者概述了经济社会学的内涵、基本特征及其主要理论。马克·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社会学已经不再是一种新奇的事物了。它诞生于 19 世纪末,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复兴。这一领域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激动人心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前途的优秀学者。现在已经是世纪之交,是我们对经济社会学进行重新评估的时候了。我们应从经济社会学作为一种解释经济的方式有何独特之处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部分取决于人们对“独特性”的看法。经济分析与其他制度分析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由经济学来支配,经济学在理论上关注的是理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的概念,其“方法论个体主义”将所有的解释都归结于具体的个体行动。尽管社会学对于经济分析应该提出自己的日程和主张,而不仅仅是为了回应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分析,但是,我们通过对社会学的经济分析以及与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和主张进行比较,可以明确看出经济分析所持有的立场,可以使社会学的观点更加鲜明。总而言之,我们应建立一种在理论日程和理论观点上都可以完全实现的统一理论。

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工具主义的还原论在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不完善的,这表明经济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提供独特的解释。经济社会学理论必须摆脱还原论的观念。社会学中有许多独特的思想,其独特之处在于对社会网络中的行动嵌入性的强调。尽管我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许多重要贡献来源于它的网络分析,但是对于网络机制的特别关注,并不打算与工具主义在理论上完全分开,而是促使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工作,将社会网络的分析与社会学的中心理论问题联系起来。关键的问题在于,像团结、权力、身份认同这些基础性的概念,不利用相关的术语就不可能被理解。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才能对它们进行恰当的界定。因为它们是在社会网络中产生的,正如社会学的奠基者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等人的经典著作对它们所作的解释那样。戴维斯曾经指出,认为“功能分

析”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独有方法,这是一种神话虚构,结构社会学家必须同样从神秘主义中解脱出来。网络分析的力量在于,它既与制度分析的重点相结合,也与经济分析的重点相结合。在新的世纪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建构关于制度背景、网络结构和个人行动的互动与变迁的相关理论。世界不断变化,理论之树常青。

第三章“‘新市场社会学’的共识、分歧与机遇”一文分析了“新市场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尤其是与新经济社会学某些理论的关系,它的作者是英国学者尼尔·弗利格斯坦(Neil Fligstein)。尼尔·弗利格斯坦认为,经济社会学和关于市场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应依赖于一种更一般的制度社会学理论。如果我们严肃地接受如下思想,即认为市场中的行动与社会生活其他层面中的行动一致,那么我们的一般理论就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市场理论。在市场制度也是社会制度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可以为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作出贡献,而这些社会制度也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市场理论。但不幸的是,社会学家缺少一种我们所有人都赞同的社会理论与制度理论。尽管如此,研究关于市场的社会制度问题还是大有裨益的。

尼尔·弗利格斯坦指出,目前,经济社会学已经取得了三种共识。这些共识主要是关于经济社会学学科视野中的各种现象的边界问题。学者们对经济社会学领域应覆盖的现象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界定,对市场已经有了共同的社会学定义,对市场嵌入社会的主要机制已经有了一些共识。然而作者也认为,在一些学者当中,也存在着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立场或观点。持第一种立场的学者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各种社会结构就是为了效率。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社会关系之所以会增进效率,是因为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降低了做生意的成本;第二种立场源自于强调市场过程中的精英作用的各种观点。持这些观点的学者认为,存在于家庭和普通社会组织中的经济精英(如银行家和金融投资者),通过控制公司资产和银行借贷业务来再生产出他们的优势和权力;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在组织理论中,将“效力”而不是“效率”作为评估市场的社会结构的运行状况的标准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当组织找到了

生存之道时,组织就是有效力的,获得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不是它们惟一的生存之道(尽管行动者可能会做到资源配置有效率,但也只是一种可能的策略之一)。与之相反,公司的实际控制者只要是为了生存,就会做他们能做之事。他们的大部分努力,目的都是要找到各种方法,使他们与竞争者、供应商、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定。

在介绍了为数众多的学者的不同观点之后,弗利格斯坦指出,使市场社会学的分析在理论上更加全面和更加深入,似乎还只是第一步。如果这种分析能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学生提供更多的知识,那才是激动人心的。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上各种民族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是不尽相同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从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通过市场获得积极的经济成果,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式。这一结论有两个明显的政策含义,即这些市场结构或者同样有效,或者可能会给行动者提供寻租的机会。社会学的分析有助于确定某一市场的社会嵌入性,从而为拥有权力的行动者提供了寻租的机会,或者相反,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更好配置。

哈里森·怀特(Harrison C. White)是第六章的作者,他在“市场与厂商:通向经济社会学未来的解释”一文中对经济社会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解释。哈里森·怀特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将两种架构整合在一起,从而获得一种更接近于现实的真实理解。将这两种架构整合起来,不仅可以为理解贯穿于经济行动过程中的文化与心理动力学及其类型提供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而且还可以为深入分析更广泛和更长期的资本化与商业循环提供一个支撑性的基础。因此,本章的生产市场模型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以替代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神话。

这种社会结构模型来自于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即社会学关于角色、身份认同和网络嵌入性的理论。然而,它也与相关的契约理论、首要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市场既是一种结构,类似于一种语法、一种实在的话语系统,也是一个与其他市场发生关系的行动者。这一市场模型提出了一种替代正统经济学的理论路向,正统经济学几乎没有对生产市场中的经验研究提供多

少指导。应用研究在其详尽的案例研究、推测、统计调查方面非常活跃,但却没有核心的统一模型可以用来观测市场背景。然而,人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参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学的重建工作。调查研究必须超越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歪曲了社会结构真实性的令人困惑的“常识”与定型化说明,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数学模型建立的参数框架,可以极大地增强对这些复杂事物的解释力。广泛而深刻的模拟应该同数字计算结合起来,以使这些解决方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并使这些模型动态化。与传统市场一样,在今天,大多数市场所调节的都是生产流、与生产有关的产品流和服务流,而不是股票交易。市场不仅包括生产商、购买商两种角色,而且还包括供应商。外包生产体制是生产市场经济的前身,在今天这种外包体制的趋势更为明显。因此作者认为,经济行动正日益被整合进这样一种生产市场的网络体制中。从事服务的边缘市场变得越来越突出,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带进了经济之中。而且,巨大的生产组织正在被分解为这种生产市场中彼此连接的更小的组织。

第十三章的内容是顺便提到的,其题目是“全球化与社会运动:拉丁美洲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它也是第四部分“发展的经济社会学”的重点章节。作者在本章中着重谈到了全球化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影响,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对拉丁美洲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在新的全球秩序中,一种由美国和多边国际机构运用其强力所强加的新经济模式,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开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强调优先发挥市场的作用,它要求土地的高效利用,要求消除阻碍资本与商品超越民族国家而在全球市场中自由流动的障碍。尽管新自由主义主张消除对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保护,但它并不赞同劳动力超越国家边界而自由流动。因此,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是资本的权力,而不是劳动者的权利。不管拉丁美洲的经济重构(特别是从第一世界的观点来看)的理由如何充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毫无约束的渗透趋势都在日益受到阻碍,同时也预设了其自我解构的前提。国有部门的缩减、贸易和价格的自由化使国家的财政日益吃紧,引发和加

剧了失业,以及民众生活费用的急剧增加。相应地,消除市场障碍也引起了包括拥有新的身份认同的群体与个人的日益不满,引起了新的抵制策略和要求另一种改革的社会运动。毫无疑问,尽管新自由主义是以一种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和普适的现代价值观为前提的,但是它还是引起了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各种运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发的社会运动确证了如下观点,即文化(包括意义和信仰)必须被整合进市场的研究之中。拉丁美洲的不同群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相似的市场改革进行了抵制。在这种抵制的过程中,他们运用了不同的抵制符号、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吸收新思想包括国外思想的方式,以及独特的身份认同。仅仅从客观的经济条件出发,是不可能清楚地说明各种各样的抵制运动的。

三

毋庸置疑,《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一书是一部极具学术参考价值的著作。纵观全书,似乎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首先,本书之所以是一部极具学术参考价值的著作,其原因在于,作者对新经济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作了全方位的探讨,立论独特,阐释详尽,深入浅出,颇有见地。

其次,本书的内容不仅涵括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知识,而且还涉及到其他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领域,既有宏观论述,也有微观分析,其内容确实是相当丰富的。

再者,本书是一部论文集,其编排的专业性也是令人称道的。

最后,作者在本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论述经济社会学的背景、社会条件以及与其他研究领域的关系,这虽然是必要的,但似乎篇幅过长。尽管如此,在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领域,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

(本文作者:杨雁斌,男,1954年生,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100732;史乃新,男,中国传媒大学社科学院)

(责任编辑:若水)